

# 书写各民族人民的伟大创造

## 在传承与创新中书写民族的坚守

——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代表感言

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总人口在10万以下，包括独龙族、鄂伦春族、怒族、保安族、布朗族等等。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将地方性融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将民族性引入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之中，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大多来自边疆地区，谈及从事文学创作的缘由与动力，许多人都会从自己的家乡与民族说起。

鄂伦春族作家侯波说：“我用鄂伦春人的眼，观察世界，用灵魂书写，给新时代增添独特色彩。我怀着深厚的民族情描写家乡改革开放后的巨变，优美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日常用品、季节变化，组成一幅幅俊美的风俗画。”他一直希望能写一部描写横切面式的鄂伦春族小说，展现鄂伦春族古老、神秘的传统，抒写鄂伦春族勇敢勤劳、崇尚自然、豁达乐观、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把鄂伦春族的生活呈现给大家。

总人口不足7000人的独龙族，集中居住在被称为“西南秘境”的独龙江乡。独龙江乡处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坡上，通往外界的公路是沿着悬崖绝壁开凿出来的一条天路。多年来，这里的故事鲜有人知晓。独龙族的作家代表巴伟东说，作为独龙族的文学爱好者，一定要努力学习，用手中的笔写出无愧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文章来。

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国内文学的发展还是中外文学的交流互动都呈现出了崭新面貌，各族文化均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新趋势。原本比较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走向了全国，而且向世界敞开心扉，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汲取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营养。

俄罗斯族作家于然说到，俄罗斯族是一个喜爱文学的民族，但由于人口较少，融入中华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反映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作品不多。长期以来，他的困惑在于：中国俄罗斯族如何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描述本民族的文化？于然说，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水平。通过这次会议，使作家明确了文学创作的方向，他说，要将俄罗斯文化更进一步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甘于奉献，多出优秀作品。

来自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的珞巴族作家仁增卓玛很开心能参加此次会议。仁增卓玛说，在家乡的时候他对本民族的文学创作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感觉，这一次他来到鲁迅文学院并参加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作家，突然萌生出迫切的学习的热情。他说，珞巴族的人数虽少，但是有着悠久的文化和神秘的传统习俗，为何到目前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作家，这值得深思，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本民族文学创作上拼出一席之地。

德昂族作家徐文红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她说，文学也许不会给人带来名和利，但它却是心灵的净土，它让人明白生活还有诗和远方。“我将坚守自己的文学梦想，努力学习，争取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赫哲族作家孙玉民说，他是一边劳动一边搜集素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他愿意用自己的笔去赞美日新月异的祖国，歌唱赫哲人美丽富饶的家乡，还有赫哲人长久居住的青山绿水。孙玉民说，他将以此盛会为契机，在赫哲族文学创作上再接再厉，努力写出真、善、美的作品。

保安族作家马学武说，保安族民间文学资源很丰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和故事，但书面文学与其它兄弟民族相比，起步较晚。他说，保安族在上世纪80年代才有自己的作家，涌现出老中青三代作家群，但因为各种因素，保安族的书面文学发展依然缓慢。他得出了自己的体会，他认为，要向兄弟民族看齐，利用各种资源，花大力气培养本民族年轻作家。

近年来，布朗族作家李俊玲的写作逐渐从抒发一己情绪转向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人群。“我尊重自身的感官和触觉，我对如何用汉字书写布朗族这支存在于滇西的民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掂量。这支民族的生命与信仰、神话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等等值得更深地叩问，也将我引入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我希望这样的改变能拓宽我的写作空间，让我的笔触更有质感”，她说，“时代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腴，也是精神的多元，更重要的是不能丢弃民族文化的根脉。”

来自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怒族作家李铁柱说，怒江的文学基本完成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过渡，涌现出许多文学爱好者，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但是，他说，怒江作家整体创作水平还处在广而不精的水准，怒江作家想要创作出好作品就必须立足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李铁柱说，怒江民族众多，一个民族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只要挖掘好、整理好、发扬好各民族的文化，相信怒江文学一定会灿烂绽放。

毛南族作家谭自安介绍自己民族的同时也表达了当地文学发展的困境。他说，毛南族是广西几个世居民族之一，目前人口10万左右，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毛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这就注定了毛南族作者的起点比汉族作者低、起步相对晚，创作的难度也相对大。再加上毛南族聚居地处于大石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年轻一代的作者越来越少。在中国作协、广西作协和本地作家的努力下，创作的困难现状正在得到改善，创作基地设立等措施，有力地帮助了当地作家开阔视野，学习新知识。

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每个人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每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为国家文学事业发展增写着华章。今天，人口较少数民族的作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本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历史，并在继承中有所扬弃与超越。广阔丰茂，共同成长，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与作品定能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区。

(宋 吟)

腾着祖先桀骜不驯的气息，“我的身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少数民族每一个分子的生机必将丰沛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大家庭。我作品中的人物在成长，我的民族在成长，我也在成长。”

鄂温克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在离开呼伦贝尔草原赶往北京的时候，草原上落了第一场雪，莫日格勒河已经结了薄薄的冰层。作为一个蒙古族作者，他一直在草原上，像真正的牧民一样生活。以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为背景地，他创作的自然文学作品，就是为了写下这些生活的故事。

回族作家马泉英提到，民族的精神和气质是比服饰、饮食、风俗更深层、更长久的存在。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和必须直面的全球化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融入到本民族写作中，展开对世界和人心的想象与探寻。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民族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是基于民族的核心精神和独特气质的转化与发展。体认此精神，培养此气质，以此去熔铸自身所遇到的一切鲜活经验，是作家的终身功课。

藏族作家严英秀表示，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成长见证了中华多民族繁荣共存的伟大时代。“未来，我们将更辛勤地耕耘在这片园地，以花开鸟鸣的好风景回报党和人民的阳光雨露，回报这片坚强多情的土地。我们将以更广阔、瑰丽的文学书写，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而56个民族多样化的文学书写，必将以自己独特的色彩和芳香，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水草丰美的精神家园。”

(中国作家网集体采写)

要论述，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民族地区深刻变迁，用优秀作品为新时代增光添彩，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再上新台阶。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表示，今后将继续坚守中华民族优秀文学传统，把自己文学创作之根深深扎进人民和民族的文学泥土里，汲取营养，创作更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华民族厚重的土地拒绝浮浅的写作，一个作家必须具有正确价值的历史观、文化观、世界观，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厚重土地的优秀作品。

土家族作家向云驹认为，70年来民族文学与各民族的进步同步发展，它也以自己朝气蓬勃、丰富多彩、昂扬向上的气质和才华，展示着各民族发展进步中的精神力量和精神面貌。在祖国大家庭的关爱下，在汉民族和各民族互相的帮助下，各少数民族大多都具有和经历过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将续写这种伟大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关联，以这种伟大的文化背景为文化自觉，创作出各民族新的文学史诗。

满族作家侯健飞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气质独特，是因为在汉文化为主流的文化长廊中，永远镌刻着多民族文化的绚丽身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我们既要熟悉历史，更要书写讴歌现实。70年来，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被抢救、发掘、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得到特别重视和扶持，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后六次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就能看出。

满族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父姓完颜，母姓瓜尔佳，先祖们从长白山走来。她提到，自己的血脉里一直奔



## 从青年作家身上看到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许莹

希望在青年身上。应邀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青年作家代表中，“90后”已开始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崭露头角，他们表现出令人期待的才华与潜力，让大家看到了民族文学的更多可能。

1995年出生的回族作家石岩是此次参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她谈到，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景象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得益于中国作协及各级文学组织的倾心支持，这种支持增强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自信。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新鲜自由的空气中获得了意识觉醒，更多地关注民族命运、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思考等新的创作空间。“写作之初，我主要追求的是如何在文学中寻找一种平和的心境，可以放下紧绷的自己，获得舒展与释放。而如今我明白自己要做的，是寻找人类的共情之处，并且去信任这种共情，通过情感真实的文字感染读者。”她谈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青年作家似乎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节具有超

乎寻常的审美感悟，而且她们的表达欲望也十分强烈。未来她也会在关注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其他优秀民族文化进行吸收与借鉴，立足现实，尽可能实现对人性深处的幽微探寻。

来自云南的景颇族作家梅何勒勒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参会期间他结识了不少热爱文学的朋友。梅何勒勒坦言，“历史上众多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尴尬且无奈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景颇族的子孙能够和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族人不用像野兽一般在原野中狂奔，不用惧怕他族战机里扔下炸弹，孩童能够安心在教舍中学习。对于曾经在困境中的人们来说活下去就已足够美好，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与文学！”如今，国家用各种各样的利好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这让他很激动：“回到家乡之后，我要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来了！”

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蒙古族作家布衣其其克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源远流长、悠久灿烂，其中卷帙浩繁的神话、长篇叙事诗、史诗

等，具有填补中国文学史空白的作用。

来自云南省临沧市的德昂族作家徐文红在去年5月被推荐参加云南省首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之后，她便在杂志中把几篇文章发给了《边城先锋》和《临沧文艺》，随着若干稿件的发表，写作的欲望和信念犹如被点燃的鞭炮，一发不可收拾。此次参会的徐文红感受到各级领导对少数民族创作者的高度重视与关爱。徐文红认为，钱小羊书记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道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作为民族政策的受益者，徐文红深知自己要感恩生活，知党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心创作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抒写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如何更好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壮族作家韦廷信认为，文学创作者需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仅表现在作家能够自如调动过往深厚的文学积累，也体现在对自身写作风格有壮士断腕般的告别勇气和创新勇气。在这些年的诗歌写作中，韦廷信感受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有了阶段性变化，由抒情转向叙述，由单一转向多维，口语化日益明显。对于什么是好诗，随着阅读的深入、创作的累积，其理解也越来越丰富。民族文化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它需要在传承中创新，在流动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韦廷信愿意做这个时代的在场者、见证者、思考者，以更好的文化自觉去推动诗歌作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提升诗歌作品的时代性、感染力和吸引力，以各民族故事丰富中国故事。

王杰是土生土长的贵州布依族人，读大三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他读到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引发了他的思考：藏族和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可以写成小说，布依族为什么不可以？由此他开始尝试写

作，在大三时出版了长篇小说《木叶传情》，并凭借该作品获得了贵州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新人奖，他深刻领会到布依文化已经成为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钱小羊书记的报告让王杰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的创作理想。他对报告中提到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专项扶持资金感受颇深，因为他本人正是这一专项扶持的受益者，这一专项扶持资金有效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后顾之忧。王杰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布依族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布依族人民正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决胜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一个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写作者，更应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用精品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将笔触伸向基层，讲述鲜活生动的脱贫攻坚故事，描写各族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实践。